





第八九七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太平御覽(五)

宋李昉等奉敕撰……一

第八卷目次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四百
二十一至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蔣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庶吉士臣范鰲

膳錄監生臣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六十一

義

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說文曰義者已之威儀也

易下繫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尚書曰以義制事

左傳隱公曰君子曰石碯純臣也太義滅親

論語里仁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又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史記曰趙朔將下軍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景公三年屠岸賈欲誅趙氏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韓厥告趙朔趙朔不肯曰子必

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予我千金吾告其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殺之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問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

趙氏乎夫自中衍者晉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並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諸將遂反與趙武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

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
又曰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
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父兄
乃降漢以魯公禮葬項王

又曰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
事大王若獲戾施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燕
昭王後嗣乎

又曰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遊及漢誅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四

越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時為越
使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
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
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
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徙以彭越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
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
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

徵兵於梁彭王病不得從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
案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漢書曰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託身護與呂公及
妻呂姬同食護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子曰呂
公以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又曰衛青日衰而霍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事去病
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去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五

又曰卜式河南人初以田畜為事弟奇忽請於式欲分
財異居式便脫身出獨取羊百頭遂入山放牧經十餘
年十倍於初却買田宅居焉弟奇悉破其產矣式輒復
分與之

漢書曰李固被誅梁冀乃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
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左提章
越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
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

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
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重
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太后聞而不誅乃聽得祕斂
歸葬之

又曰梁冀誣有司劾杜喬遂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
暴屍於城北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
哭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屍喪
驅獲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六

不罪匡於是帶鉄鎖詣闕上書乞杜李二公骸骨太后
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

又曰袁中子秘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秘從太守趙諫
擊之軍敗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
諫以得免詔復秘等門閭號曰七賢

又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銓令聞而棄官
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
柱枯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又曰史弼遷河東太守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
齋書請之并求假鹽稅弼大怒乃付安邑獄拷殺之覽
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人莫敢近者唯
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
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
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
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
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邵與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七

郡人賈郡邸行賂於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
或議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邱洪曰文王美
里閔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實亦何疑焉於是議者
乃息

又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
鄉里時燮年十三有項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
燮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

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求固後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後王成卒變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又曰李膺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八

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謹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後漢段熲討凉州刺史郭閼貪其功稽留熲軍義從者日役久戀鄉悉反叛郭閼罪歸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涼覆沒營場吏人守閼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閼所誣詔問其狀熲謝罪不敢言杜京師稱之為長者焉

又曰雷義字仲翁為尚書郎同時郎坐事當居刑義默自表取罪論兄同臺郎覺之委位白上乞贖義罪順帝皆除其罪

東觀漢記曰杜林弟成物故隗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又曰鮑永字君長為司隸校尉行縣到京兆灃陵過更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九

始家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曰親北面事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西至右扶風推牛上荀諫家上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時大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至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

又曰肅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

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賄人窮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又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病人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千萬諸奴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漚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邱令上書薦善行狀
又曰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郡門下椽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言曰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又曰魏譚字少聞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為夷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梢就噉見譚貌謹勸獨放令主炊養有夷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此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為諸君主炊養食馨肉飢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

又曰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喜使詣舞陰李氏遂降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又曰桓典字公雅舉孝廉為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塋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禮而去

又曰劉平字公子楚郡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避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

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贖為命願得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年十餘歲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為所捕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十一

謝承後漢書曰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饑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放之謂曰可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著聞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死賊遂兩釋但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

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又曰謝翊字子相陳國人張季禮嘗弔師喪大寒車毀牛病不能進罷曳道路翊行於汝南界中途之素與疏濶下馬與語便推所乘車強牛與之供其資糧不告姓名

又曰梁國車章為縣功曹令黃拳為人所誣章証其無罪當下筆立辭乃以斧砍右手五指閉口死獄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十一

又曰會稽戴就為郡倉曹掾太守為州所奏見收持吏以鐵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地終無撓辭又曰張儉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過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步鄒家外黃令毛欽操

兵到門爲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違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爲雖好義明公今日載其羊矣欽歎息而去

又曰彭修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守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以身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言曰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七

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魏志曰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守上邽令馬超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甚急乃遣溫密出言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跡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殘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

過三日至免之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耶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公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名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又曰董卓遷帝長安幽州牧劉虞署田疇爲從事奉使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七

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誓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背東海而死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不誅

又曰初濟陰王思與梁習俱爲西曹令史思直曰白事失太祖旨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嗟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義士二人乎

又曰牽招字子經袁紹辟招為督軍從事紹卒又事紹子尚後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臺招觀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又曰龐濟字子異初以涼州刺史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敢有臨喪死不赦濟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泣喪所訖詣猛門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略下脂習除太醫令與孔融親善會融被誅當時許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十一

中與融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而死吾何以生為哀歎無已太祖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

蜀志曰曹公東征擒雲長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渥曹公壯其為人而察其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焉雲長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其言報曹公公曰事君不忘其

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去遼曰受公恩必効力而後去也及後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雲長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為其主勿追也

吳志曰陸瑁同郡徐原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瑁書託孤瑁為起墳收導其子養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遭石勒亂負妻子行入草遇賊失牛馬攸語其妻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擔兩兒便當盡死不如自棄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乃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十一

又曰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悚唯閭續詣東市號哭吊屍而撫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干寶晉記曰宣王討王陵發令狐遇冢暴屍充州武吏東平馬隆託廬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

漢晉春秋曰文王誅鍾會為功曹向雄收葬王召而責之雄曰昔先王掩骨埋骸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於教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

雄背死達生以立於時殿下讐慙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賊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三十國春秋曰成都王穎禦長沙王又於建春門陸機敗遁走穎誅機及弟雲夷三族機具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惡之成都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門之敗機衆多喪牽秀譖之於穎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構之於內使牽秀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拯為後軍司馬至是收極下獄拷捶數百兩髀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拯義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

十一

烈謂拯曰二陸之死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拯仰天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拯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拯之寃拯喻之曰吾唯不_尸一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慈曰僕又安負君而求生乎固明拯寃致又疾之亦并見害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一

人事部六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義中

晉書曰郝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一

一

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終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又曰顏含有孝行兄幾服藥多死於醫家含迎歸開棺復生母妻家人日益勤倦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怠又顏含嫂病困須蜥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忽化為青鳥飛

去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思遠歷陽太守沛國武蝦臨亡以家後不立遂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為居宅衣食取足有若骨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機一門被誅瞻復相營恤機女為嫁之由是士稱其篤義

宋書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誰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哭號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一

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誰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跳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無迴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

又曰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中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

水沉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軌相約勒不得侵犯其義信所感如此

又曰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當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莊悅甘赴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一

三

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低依事表上考武帝詔特原罪

又曰蔡廓字子度事兄軌如事父家事大小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納軌有所資須就典者請之曾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荅曰知須夏服給事自應相供無庸別寄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江都王延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賊所掠延年追

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乃俱免之

又後趙錄曰石勒謂右長史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拜彭為魏郡太守彭至泣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夫受人榮寵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為且豈惟愚臣之猶志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一

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明公大造也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秩

又蜀錄曰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元年避地入蜀從李特征伐以勇烈聞李驤引為帳下督護數有戰功甚信愛之羅尚之遣隗伯攻郫也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卧未能起士眾皆散唯安與任回在左右伯從數千騎來叱安曰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安瞋目

呵之曰吾不相與因躍馬直前刺之伯逡巡而退

又前凉錄曰張世度燉煌人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于京師十餘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吳均齊春秋曰上不豫南康王綝於第賜死獨江泌守尸晝夜號泣悲動路人于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看唯泌及衡陽王子浚侍請嚴植各為管理喪事時人高其節泌字士清濟陽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一

五

後魏書曰陽固字敬安北平無終人性倣儻不拘小節博覽篇籍有文才清河王懌辟太尉從事中郎懌為元人所害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遊肇聞而嘆曰雖藥布王修何以尚也

唐書曰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于唐我士眾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自邀富貴吾所耻也今宜具錄以啓魏公聽公

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者至高祖無表甚怪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感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又曰李綱孫安仁永徽中為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又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褻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一

六

云父為穎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馬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以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文子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又曰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

義也

墨子曰墨子之齊過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為義獨子為義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子宜勸我何以止我

又曰世俗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負粟息于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也曰義也今為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悅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一

七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強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魚取熊掌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于人也譬之貨財粟米之於家